

許談輝 主編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三編 第四冊

## 說文一曰研究

周聰俊 著

#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三編

許談輝主編

第4冊

## 說文一曰研究

周聰俊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說文一曰研究／周聰俊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101〕

序 2+ 目 2+204 頁；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三編；第4冊)

ISBN：978-986-322-049-7 (精裝)

1. 說文解字 2. 研究考訂

802.08

101015852

ISBN-978-986-322-049-7



9 789863 220497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三編 第四冊

ISBN：978-986-322-049-7

說文一曰研究

作 者 周聰俊

主 編 許談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年9月

定 價 三編 18 冊 (精裝) 新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說文一曰研究

周聰俊 著

## 作者簡介

周聰俊，1939年生，台灣台北人。1965年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1975年及1981年先後兩度再入母校國文研究所深造，1978年獲文學碩士學位，1988年獲博士學位。曾任台灣科技大學、清雲科技大學教授。著有《說文一曰研究》、《饗禮考辨》、《裸禮考辨》、《三禮禮器論叢》等書。

## 提 要

《說文》之爲書，以文字而兼聲韻訓詁者也。其書據形說字，旨在推明古人制字之由，凡所說解，多能參稽眾議，定於一尊。其或間存別說，而出一曰之例者，所以示慎也。蓋以世當東漢，形體既遞有譌變，古義亦容有失傳。是故眾說紛如，各逞所見，則雖以許氏之博學通識，復師承有自，而於是非去取，亦非易事。故凡有所疑，則兼錄別說，不囿己見。通攷《說文》，出此例者凡八百有餘事，凡稱一曰、或曰、又曰、亦曰、或云、或說、或爲、一云、一說、或、亦、又諸名者，皆此類也；而未明箸一曰之文者，亦多有之。此蓋許書之顯例也。惟文字肇端，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造字者因音義而賦形，所賦之形必切乎其義，而義亦必應乎其形。是故造字之時本一形一音一義，此理之當然也。是凡形有二構，音有二讀，義有兩歧者，其中必有是非可說，蓋可知也。學問之道，後出轉精，自清代以來，究心《說文》者既眾，往往各有創獲，足以補苴舊說；兼以古文字之出土整理，於文字遞嬗之迹，頗能攷見，故在昔許氏之所疑，今有可斷其是非者矣。本篇之旨，即在探究許書所存形音義一曰別說之是非。凡許書所存別說符於形義密合之準則者，則申證之。其未密合而有可商者，則舉以質之。疑而未能決，或疑似後人增益者，則錄以存參。字音重讀或三讀者準之。

# 序

許慎《說文解字》，以文字而兼聲韻訓詁之書也。欲窮究六書之源流，探討古音之正變，詳明群籍之雅詁，捨是弗由。而學者據文字聲韻以求訓詁，以訓詁而通經明道，亦莫不循是津梁；奉爲圭臬。是故休甯戴氏而後，士大夫皆知寢饋乎許學，以爲董理群經百家之鈐鍵，此豈不以明憭文字之本形本義，與夫訓詁通假之用，庶可免於鑿空妄談之蔽歟！其書據形說字，旨在推明古人制字之由，凡所說解多能參稽眾議，定於一尊。其或間存別說，而出一曰之例者，見其慎也。蓋以世當東漢，形體既遞有謬變，古義亦容有失傳。是故眾說紛如，各逞所見，則雖以許氏之博學通識，復師承有自，而於是非去取，亦非易事。故凡有所疑，則兼錄別說，不囿己見。通攷《說文》，出此例者凡八百有餘事，凡稱一曰、或曰、又曰、亦曰、或云、或說、或爲、一云、一說、或、亦、又諸名者皆此類也，而未明箸一曰之文者亦多有之。此蓋許書之顯例也。清儒於許學之著述，無慮數百，獨闡發此例之專著，未獲一覩，僅王筠釋例論之較詳。其說曰：「一曰二字，爲許君本文者蓋寡，其爲後人附益，一種也。合《字林》於《說文》，而以一曰區別之者，又一種也。其或兩本不同，校者彙集爲一，則所謂一曰者，猶今人校書云一本作某也，是又一種也。」馬敘倫著《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承沿王氏之說，亦曰：「許書凡一曰者，皆校者所增，或記異本，或箸別義也。」夫五季以往，印刷未興，流行舊籍，胥賴傳鈔，歷時久遠，則其間衍奪謬誤，自所難免。是今本《說文》容有經後人竄亂，而非

許氏之舊者，是固然已。然若謂後人合《字林》於《說文》，而以一曰別之，又或校者彙錄異本，故出一曰一文，此則憑臆私斷，難以取信於人。今以大小徐本對勘，一曰之文大致相合，則其中什九宜爲許氏原文，蓋可無疑。誠以疑則載疑，先聖所高，眾議莫斷，故兼錄別說也。夫文字之始，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造字者因音義而賦形，所賦之形必切乎其義，而義亦必應乎其形。是故造字之時本一形一音一義，此理之當然也。今乃眾說不齊，則其中雖糾紛連結，情況非一，而必有是非可說，宜各例所同。學問之道，後出轉精，自清代以來，究心《說文》者既眾，往往各有創獲，足以補且舊說；兼以古文字之出土及整理，於文字遞嬗之迹，頗能攷見。故在昔許氏之所疑，今有可斷其是非者矣。余曩日負笈上庠，奉手 李師爽秋、胡師自逢、魯師實先治文字彝銘甲骨之學，略窺文字之門徑。及入本所，與聞 林師景伊之《說文》研究，於《說文》條例及六書要旨，復有所得。深悟文字者，文化之精髓，治經明道之津梁，頗有志於此。蒙 周師一田以擇許書異說之是非爲囑，乃欣然應命，勉成此篇。是篇之作，承 周師爲擬定體例，解疑釋難，正其誤謬，潤其文字，始克竟全功。所愧資質鴦鈍，學識荒陋，其中疏漏墮誤之處，宜尚多有，博雅君子，幸垂教焉。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歲次戊午仲夏 周聰俊謹序

## 凡例

- 一、本篇顏曰「說文一曰研究」。許書說解，形有二構，音有二讀，義有兩歧者，出一曰之例。惟其用辭頗不一致，別有或曰、又曰、亦曰、或云、或說、或爲、一云、一說、或、亦、又之不同，其名容有小殊，而實質則無異。間有不冠一曰之辭，而實屬別說者，亦依類併取焉。以許書一曰之辭多見，故本篇統以一曰範之，不復贅分。
- 二、本篇旨在擗究《說文》所存形音義一曰別說之是非。凡許書一曰別說，符於形義密合之準則者，則申證之，收之申證章。其未密合而有可商者，則舉以質之，收之質難章。疑而未能決，或疑似後人增益者，則錄以存參，收之存疑章。字音重讀或三讀者準之。
- 三、本篇總分申證、質難、存疑三章，惟以類別多歧，故再分子目。
- 四、許書釋形，凡引別說以釋所以从某之意者，皆當屬之字形類。其所說為是，則收入申證章；其有未確者，則收入質難章。
- 五、許書所列字義之別說，亦有同實異名，本無歧異，或合二字成文，別以申釋其義者，以其訓義無誤，故皆列之申證章。
- 六、本篇字義質難章所收，凡分兩類，其一為別說有謬誤者，其一為別說屬假借義者。
- 七、本篇所採《說文解字詁林》所收有關許學論著，其次第大抵悉依原次。其書名亦多用省稱，對照表附見參考書目。至於其他資料，則詳注出

處，以備查考。

八、前儒於許書別說，所見容有歧異。有許引以證義，說者以爲字形之別說者；有引以說別義，而以爲字音之異讀者；有申證字義，而誤以爲釋形者；咸於本條之下，詳加辨析。

九、本篇所據許書係《四庫善本叢書》影印日本岩崎氏靜嘉堂藏宋本《說文解字》，凡鉉本有衍羨譌奪者，則參以道光十九年壽陽祁氏原刻《說文繫傳》，經韵樓原刻《說文解字注》，以及各家有關《說文》論述補正之。

十、本篇各章節條目之次，悉依許書卷次。每條亦據許書立文之序，首列本篆，次及說解。

十一、本篇所論聲韵之反切，除因所需別有標明者外，悉依大徐標音。

十二、本篇古聲之歸類，除據蘄春黃氏古本聲十九紐爲主外，竝參取他說以備考：

(一) 喻爲二紐，黃氏原列爲影紐之變聲，今竝參取曾運乾〈喻母古讀考〉說，喻紐歸定，爲紐歸匣。

(二) 邪紐黃氏原列爲心紐之變聲，今竝參取錢玄同〈古音無邪紐證〉及戴君仁先生〈古音無邪紐補證〉說，歸之定紐。

(三) 群紐黃氏原列爲溪紐之變聲，今竝參取陳師伯元說，歸之匣紐。

十三、本篇古韵之分部，除別有辨說者外，悉本段氏〈古十七部諧聲表〉爲準。

十四、本篇所徵引之卜辭，以藝文印書館影印之《甲骨文編》所輯爲主，於所徵引卜辭之下，分別注明該字所著錄卜辭之書名省稱及卷葉、片數，以備查考。其省稱對照表附見參考書目。

十五、本篇所徵引之金文，以容庚《金文編》、《金文續編》爲主，兼採吳大澂《說文古籀捕》、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強運開《說文古籀三補》、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等書。且於所徵引金文之下，分別注明該字所見之彝器名稱，以備查考。

十六、本篇各條於正文敷暢未盡處，或別加小注以足之，其徵引諸家之說，而兼引原注者，則加「原注」二字於注文之首，以示區別。

十七、本篇所論，有關字形者三十條，字音者二十八條，字義者百三十六條。字形字音之別說，本篇已網羅殆盡，惟字義部分，牽涉至廣，今惟擇其重要者付之探討，餘當俟諸來日，以竟全功。



# 目

## 次

### 序

### 凡 例

第一章 申 證 .....	1
第一節 字形一曰之申證 .....	1
一、本說非而一曰是者 .....	2
二、一曰申釋字形爲是者 .....	13
第二節 字音一曰之申證 .....	14
一、二讀皆擬其音者 .....	15
二、二讀皆明假借者 .....	22
三、二讀或擬其音或明假借者 .....	23
第三節 字義一曰之申證 .....	31
一、一曰以證本義者 .....	32
二、一曰以釋本義者 .....	49
三、一曰以說引申者 .....	51
四、一曰以辨異實者 .....	57
五、一曰以別異名者 .....	62
六、一曰以備殊說者 .....	77
第二章 質 難 .....	83
第一節 字形一曰之質難 .....	83
一、本說是而一曰非者 .....	84

二、本說一曰皆非者	97
三、一曰申釋字形爲非者	107
第二節 字音一曰之質難	109
一、一曰之讀實屬假借而音變者	110
第三節 字義一曰之質難	111
一、一曰之說實屬假借義者	112
二、一曰之說實有謬誤者	156
三、一曰之義實屬方言假借者	159
第三章 存 疑	167
第一節 字形一曰之存疑	167
一、本說是而一曰有可疑者	167
二、疑係傳鈔謬亂者	170
第二節 字音一曰之存疑	172
一、一曰之讀無所承者	172
二、二讀推諸古音本同者	174
第三節 字義一曰之存疑	176
一、本說一曰之義本同者	176
二、一曰二字疑衍者	179
三、其 他	181
參考書目	189
索 引	201

# 第一章 申 證

## 第一節 字形一曰之申證

夫文字肇耑，必先有其義，而後發爲語言；有語言而後始畫成字形。造字者因義賦形，故所賦之形必與其義相契合，是謂本形。然時殊古今，地隔南北，文字初形，每以此而演化嬗變，漸失本真。是則文字之流衍，愈近古則愈能見其初造之精旨。故尋其遞嬗之迹，由古籀而篆文，脈絡猶多可見者。是以東漢許氏以篆文爲主，合以古籀，博訪通人，稽徵故言，而成《說文解字》一書，今之尙猶得窺見文字制作之原及其流變者，胥賴乎是。惟文字之作，遐哉邈矣！許敘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是則文字實非出於一人，成於一時，造於一地，且本無既定之條例。所謂六書者，蓋後儒分析歸納文字結構之所得，實非倉頡刪法，預爲制字而設也。且傳聞或異，師說有殊，即一形體，其說解未必悉同。許氏雖博徵通識，蒐羅多方，但數逾九千，各具精蘊，欲其逐一探究，求合先民造字之初旨，殊非易易。故許氏凡有疑殆，則聞疑載疑，兼存別說，而未敢以脰斷，皆以一曰之例出之，亦所以示慎也。其所存別說，或上溯兩周彝銘，殷商卜辭，每有足徵者，或據形課義，因義明形，二者相互印證，而無違於六書原則，冥合古人造字取象之精

意者，斯爲初造本形蓋無可疑。然而古人因義賦形，形義必相比附，則字形結構當止一說而已，其有二說者，蓋必有誤焉。或說既爲初字本形，則許氏正文之說解，蓋亦有未審者矣。茲取數條，以申證許氏所列「別說」之義，且以見許氏之兼錄別說，實有可資據信者也。又字形一曰之說，有以申釋字形而所言確當，無可移易者，則亦申而證之。故本節所分細目，凡備二端：一曰本說非而一曰是者，一曰申釋字形爲是者。

### 一、本說非而一曰是者

卜 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從橫也。，古文卜。三下  
卜部

按一曰象龜兆之從橫也者，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云：「(卜於甲文作) ，象卜之兆。卜兆皆先有直坼，而後出歧理。歧理多斜出，或向上，或向下，故其文或作卜，或作卜。〈習鼎〉卜作卜，〈說文〉卜古文作卜，並與此不異也。」卷中  
十七叶董作賓《商代龜卜之推測》亦云：「卜字本象兆璺之狀。今甲骨刻辭中所有卜字，作上揭諸形，皆象兆璺之縱橫，而其特異之點，即在卜字之歧出，或左或右，各隨其兆璺而定。如文辭所屬之兆爲卜形，則文中之卜字，即向左歧出而作卜形，一如兆之坼文，兆坼在右則反是。」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  
第31093～31094頁引、羅、董二家說是矣。考古者占卜，以火灼龜，視其裂紋，以斷吉凶。其法則羅氏《考釋》說之詳矣羅氏之言卜法，除《考釋》外，尚見《鐵雲藏龜敘》及《殷商貞卜文字考》。其言曰：「卜以龜，亦以獸骨。龜用腹甲，而棄其背甲。獸骨用肩胛及脰骨。其卜法，削治甲與骨，令平滑，於此或鑽焉，或鑽焉，或既鑽更鑽焉。龜皆鑽，骨則鑽者什一二，鑽者什八九，既鑽而又鑽者二十之一耳，此即《詩》與《禮》所謂契也。既契，乃灼於契處以致坼。灼於裏則坼見於表，先爲直坼，而後出歧坼，此即所謂兆矣。蓋不契而灼，則不能得坼，既契則骨與甲薄矣。其契處刃斜入，外博而內狹，形爲橢圓，則尤薄處爲長形，灼於其側，斯沿長形而爲直坼。由直坼而出歧兆矣，於以觀吉凶，並刻辭於兆側，以記卜事焉。此古卜法之可據目驗以知之者也。」卷下六十四  
至六十五叶羅氏據殷墟實物，目驗而爲說，其言當可信從。是知凡卜諸甲骨，背面施以鑽鑿而灼之，則正面必見兆坼，以龜兆從橫左右無定，故卜之字形乃有多體，或卜或卜，或卜或卜，字俱象兆璺之從橫。式觀姬周款識，〈召鼎〉作卜4.45，《三代》；〈卜孟殷〉作卜錄遺，《卜孟殷》作卜一三四圖；〈曾侯鐘〉作卜薛氏，猶存異形。迄乎秦

兼天下，議書同文，小篆代興，而其形遂定。斯由篆體上溯殷周古文，歷歷可考，乃知許說卜象龜兆從橫，實信而有徵，釋然無疑。意許氏象爻龜之形一說，蓋就小篆之形而言之耳。因《禮經》載有以楚焞灼龜之事，《儀禮·士喪禮》「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所用以灼龜開兆，是也。故段玉裁注《說文》乃謂「直者象龜，橫者象楚焞之灼龜」，王筠《句讀》之說同，且更謂象龜兆從橫之說爲未允。甚而有謂一曰之說爲申釋爻龜句之小注，而後人篡入正文者，饒炯《部首訂》說是也。凡此，皆說有未審也。至若孔廣居《疑疑》謂「卜从一从丨，一者誠也。一字小于丨者，誠發于隱微之處也。丨，上下通也，一誠通乎天地，故前知也。」強爲附會，不待辨矣。惟清之吳凌雲，殷商龜甲所未及見，而說解卜字形音之所由云：「古者有事問龜，則契其腹背之高處，以火灼之，其聲卜，則有兆以告我矣。其兆或縱或橫，作卜以象其形，而音則如其聲。」《小學說》其說眇合聖人制字之奧旨，蠲時人之貽謬，而爲後人所信從，蓋可謂灼見矣。

**貞** 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贊。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三下  
(卜部)

按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者，向來皆以此別說采自京房。故朱駿聲《通訓定聲》逕刪一曰二字，改作「京房說鼎省聲」。惟馬宗霍則不以爲然，其《說文解字引通人說考》曰：「京既以鼎省聲爲一曰，則京自說當不若是，然其說如何，實無以知之。」一卷十五叶是馬氏以爲京房說貞之構形，蓋不止於此，許所引者，京房之或說耳。此殆託測之辭，了無稽證。考許書通例，凡引通人之說者，概不出一曰之例，朱刪一曰是也。段注曰：「一說是鼎省聲，非貝字也。許說從貝，故鼎下曰貞省聲，京說古文以貝爲鼎，故云从卜鼎聲也。」又《說文》鼎篆下云：「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爲貞」大徐本止有籀文  
以鼎爲貞一句，段注兩貞字皆改作貝，且云：「京房說貞字鼎省，此古文以貝爲鼎之證也。許說鼎省，鼎下云古文實如此  
段氏謂古當作籀，敝者，籀文之則員貫妘字，此籀文以鼎爲貝之證也。」段氏謂京房說古文以貝爲鼎，此乃推度之辭。其謂籀文以鼎爲貝，證之許書，所說或然；然徵之商周古文，則有未必然者。按貝鼎二字，竝爲獨體象形也，《說文》鼎下云「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象析木以炊也」，徐鍇《繫傳》「炊也」下有「從貞省聲」四字，然鼎字甲金文多見，皆象兩耳腹足之形，下非从析木，亦非从貞省聲。其二足作彌形者，于省吾謂「左右四出之斜畫，乃象鼎之扁足」，其說或然。各有其本形本義，《說文》貝下云海介蟲也、象形，其形體雖或相似而不同。二字於偏旁之混亂，蓋始於東周，而遽

變於嬴秦。如「妘」於〈箒皇父簋〉作𦥑<sup>𦥑 8.40</sup>《三代》，而〈輔伯鼎〉作𦥑<sup>𦥑 3.34</sup>《三代》、  
〈仲皇父盃〉作𦥑<sup>𦥑 14.11</sup>《三代》。「則」於〈召鼎〉作𦥑<sup>𦥑 4.45</sup>《三代》，而秦權量作𦥑<sup>𦥑 金文續編 4.8</sup>《金文續編》。

此蓋字體省變，乃與貝形混同，非即金文以鼎爲貝也。若夫賓字，或从鼎作賓<sup>賓 鄭井叔鐘 1.3</sup>《三代》，乃以貝鼎同珍，義近通用，以示奉鼎爲贊之意，亦非貝鼎同字之例。桂馥《義證》、王筠《句讀》，竝云籀文以鼎爲貝者<sup>竝見 貞篆下</sup>，誤與段同。嚴可均《校議》云：「據鼎彝器銘有鼎體，鼎得鼎貞兩讀，與小徐合，大徐不得其解輒刪之。」<sup>鼎篆下</sup>是嚴意以小徐本兩貞字非誤，而大徐本無上句者爲誤刪，其說是也。

考殷契彝銘貞鼎二字多見，「貞」於卜辭作𦥑<sup>𦥑 248.1</sup>《鐵》、𦥑<sup>𦥑 12.2</sup>《拾》、𦥑<sup>𦥑 2337</sup>《甲》、  
𦥑<sup>𦥑 2418</sup>《甲》，或从卜作𦥑<sup>𦥑 45.2</sup>《鐵》，金文皆从卜作𦥑<sup>𦥑 甲鼎</sup>、𦥑<sup>𦥑 明我鼎</sup>（以上容庚《金文編》以爲肅字，疑非）、  
𦥑<sup>𦥑 散盤</sup>、𦥑<sup>𦥑 沖子鼎</sup>、𦥑<sup>𦥑 貞松</sup>《貞松》2.33。「鼎」於卜辭作𦥑<sup>𦥑 1633</sup>《甲》、𦥑<sup>𦥑 2307</sup>《甲》、𦥑<sup>𦥑 9085反</sup>《乙》、  
𦥑<sup>𦥑 5.16.4</sup>《續》、𦥑<sup>𦥑 京都</sup>《京都》99，金文作𦥑<sup>𦥑 作父</sup>、𦥑<sup>𦥑 霍鼎</sup>、𦥑<sup>𦥑 舍父鼎</sup>、𦥑<sup>𦥑 蠶鼎</sup>、  
𦥑<sup>𦥑 毛公鼎</sup>、<sup>𦥑</sup>《毛公鼎》，

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云：「卜辭中凡某日卜某事皆曰貞，其字多作𦥑，與𦥑字相似而不同。或作鼎，則正與許君以鼎爲貞之說合，知確爲貞字矣。古經注貞皆訓正，惟許書有卜問之訓，古誼古說賴許書而僅存者，此其一也。又古金文中貞鼎二字多不別，〈無鼎〉鼎字作𦥑，〈舊輔甗〉貞字作𦥑，合卜辭觀之，並可爲許書之證。段先生改小徐本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爲貞，兩貞字作貝，是爲千慮之一失矣。」<sup>卷中十七至十八叶</sup>王國維《史籀篇疏證》云：「《說文》鼎部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爲貞。案殷虛卜辭貞或作𦥑、作𦥑、作𦥑，其文皆云卜鼎，即卜貞。此以鼎爲貞者也。古金文鼎字多有上从卜如貞字者。《書·洛誥》『我二人共貞』，馬融注『貞，當也』。貞無當訓，馬融知貞即鼎字，故訓爲當。此以貞爲鼎者也。蓋貞鼎二字，形既相似，聲又全同，故自古通用。許君見壁中書有貞無鼎，《史籀篇》有鼎無貞，故爲此說，實則自殷周以來已然，不限古文籀文也。」<sup>《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冊五、2111~2112頁</sup>羅、王二氏之說，墮不可易。惟卜辭貞字，作𦥑者爲多，其字何所取象，則二氏無說。郭沫若曰：「案𦥑實即𦥑若𦥑等形之簡略急就者，猶𦥑若𦥑等之簡化爲𦥑也。古乃假鼎爲貞，後益之以卜而成鼎（貞）字，以鼎爲聲。金文復多假鼎爲鼎。許說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爲貞者，可改云：金文以鼎爲鼎，卜辭以鼎爲鼎。」<sup>《卜辭通纂》六叶</sup>又曰：「鼎即貞字，从卜鼎聲，古从鼎作之字，多誤从貝，如貞字則字齋字，古實作鼎𦥑𦥑也。」金文

多假貞爲鼎字，卜辭反是。凡貞問之貞均作𦗨，即鼎形文之簡捷化者，亦竟作𦗨若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四十四至四十五叶〈庚嬴鼎〉楊樹達於《卜辭求義》亦云：「《前編》七卷三九葉之二云『壬午卜𦗨佳亞涉𦗨一月』，葉玉森云『假鼎爲貞』。按常用𦗨字亦象鼎形，特簡略耳。《說文》云籀文以鼎爲貞，卜辭確是如此，非本有貞字作此形也。」<sup>122頁</sup>郭、楊二氏說甚是。疑貞問之意虛，既無可象，亦無可指，而於文復難以會意出之，因音與鼎同，故卜辭即假鼎爲貞貞鼎二字古音竝屬端紐十一部。後益之以卜作鼎，从鼎爲聲，以爲貞問專字，而从卜之鼎，金文猶與本字通用無別。如〈宀鼎〉云「用乍朕文考釐叔尊鼎」《三代》4.21，〈鑄子鼎〉云「鑄子叔黑臣肇乍寶鼎」《三代》3.40是也。又其後，鼎所从鼎聲，蛻變如从貝，貝者鼎之省也，故曰鼎省聲。是知京房說貞从鼎省聲，其說至塙。桂馥《義證》以爲鼎省聲當作鼎聲，是猶未見眞古文，故有斯說。許氏說解云「从卜貝」者，蓋據篆體以爲說，實與殷周古文不符。

𦗨 田罔也，从𦗨象畢形微也。或曰由聲。四下  
《華部》

按或曰由聲者，文本从田，或以爲从由得聲，不可解。《說文》由部云：「由，鬼頭也。」鬼頭爲由，於田罔無涉，故段注改由作田，且云：「或曰田聲，田與畢古音同在十二部也。各本田誤由，鉉曰由音拂，此大誤也。」其說可從，殆古本如是。

考字於卜辭作𦗨<sup>5.1</sup>、𦗨<sup>134.3</sup>、𦗨<sup>《前》</sup>、𦗨<sup>《後》</sup>、𦗨<sup>《前》</sup>、𦗨<sup>《前》</sup>、《鐵》、《鐵》、《前》、《後》、《前》、《鐵》、《召卣》、《畢鮮簋》、《册仲鼎》、《獻伯簋》，金文作𦗨<sup>《段簋》</sup>、《增訂殷虛書契考釋》卷中、四十八叶羅振玉釋之曰：「卜辭諸字正象网形，下有柄，或增又持之，即許書所謂象畢形之𦗨也。但篆文改交錯之網爲平直相當，於初形已失。後人又加田，於是象形遂爲會意。漢畫象刻石，凡捕免之𦗨，尙與𦗨字形同，是田網之制，漢時尙然也。」羅說是也。惟謂畢乃从田从𦗨會意，似有未安，許說田聲是矣。稽之韵部，田畢二字於古音竝屬十二部，且殷周間，田獵字均假田爲之，畢从田聲，正取其用於田獵之義。是其形聲與本義，俱相密合，可證畢从田聲，蓋無可疑也。斯猶自爲象形字「自，鼻也。象鼻形。」，其後孳乳爲鼻，从自畀聲，訓云引气自畀也《說文·自部》云：《說文·鼻部》云：「鼻、从自畀。」徐灝《段注箋》、王筠《句讀》、朱駿聲《通訓定聲》、張文虎《舒藝室隨筆》、苗夔《聲訂》，皆謂畀聲，是也。鼻畀二字古音竝同十五部。亦猶网加亡聲作𦗨<sup>《网部》</sup>，厂加干聲作𠂔<sup>《厂部》</sup>，尤加𡇈聲作𡇈<sup>《尤部》</sup>，皆於象形之字加注

聲符，特此三字聲不示義爲異耳。甲文半字即畢之初文，象形，爲田獵所需之長柄網，鄭康成所謂小而柄長者是也。見《禮記·月令》注。字又从又作𦥑者，蓋象手持田网之形，猶爵作𦥑。《爵爵》或从又作𦥑。《父癸卣》亦猶殷於卜辭作𦥑，而金文从殳作𦥑，皆所以示有所取之象也。姬周彝銘，字皆於其上加田爲聲符，作𦥑，以示用之田獵。段氏謂田网者田獵之网，故其字從田，是也。徵諸典記，畢之用於田獵者，或以捕鳥，或以掩兔。《詩·小雅·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毛傳云：「鴛鴦、匹鳥，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大東〉「有捄天畢」，毛傳云：「畢，所以掩兔也。」《國語·齊語》「田狩畢戈」，韋注云：「畢，掩雉兔之網也。」《莊子·則陽》「田獵畢戈」郭注、〈胠篋〉「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李注，竝云：「兔網曰畢，繳射曰弋。」李注見《莊子釋文》引皆其證。足見許氏以田罔訓畢，實得先民制字之旨也。惟許氏隸畢於𦥑部，于畢注云「从𦥑象畢形微也」，而於𦥑注則曰：「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象形。」一若𦥑既象田罔之畢，又象推棄之箕者，疑有未審。徐灝《段注箋》曰：「𦥑畢一聲之轉，故《篇》、《韵》𦥑又音畢，疑𦥑畢本一字。」𦥑篆下注羅振玉亦曰：「許君謂糞棄二字皆从𦥑，今證之卜辭，則糞字作𦥑，乃从𦥑，不从𦥑。糞除以箕，古今所同，不聞別用他器。其在古文𦥑即畢字，與𦥑不同。糞棄固無用畢之理，此因形失而致歧者。」《增訂殷虛書契考釋》卷中、四十八叶徐、羅之說，俱以許書訓箕屬之𦥑即田罔之畢字，蓋是。按之聲韵，𦥑於古音屬幫紐十四部，畢屬幫紐十二部，二字聲同韵近也。元塞與真臻古韵每多相通，此猶晶疊本一字之異構，而許氏別爲二字之比。說詳段氏十二、十四部合韵之說也。蓋因畢條下。蓋因形失，故爲歧說耳。

若夫許氏本說云「从𦥑象畢形微也」，疑傳鈔亦有譌奪，段注據《韵會》訂作「从田从𦥑象形」。《韵會》引此作「从田从𦥑象畢形」朱駿聲《通訓定聲》說同。王筠《句讀》亦依《韵會》補从田二字，殆古本如此。然畢字从𦥑田聲，已如前述，則此本說之非，不待辨而明，毋庸贅論。

𠂇 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五上  
（臼部）

按亦象口气出也者，孫奭《孟子正義》卷一上引同。《孟子正義》舊題孫奭撰，《朱子語類》、《四庫提要》及錢大昕《養新錄》俱謂非出孫氏之手，茲仍從舊題。《孝經釋文》云：「𠂇，語辭也。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𠂇字缺上也。」陸說亦與許合。考字於卜辭作𠂇。《甲》933